

无名的 道路

「日」赤木明登／著

蕾克／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无名的 道路

「目」赤木明登／著

蕾克／译

C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名的道路 / (日) 赤木明登著; 蕾克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56-8142-3

I. ①无… II. ①赤… ②蕾…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4874 号

Namae no Nai Michi by Akito Akagi

Copyright © Akito Akagi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6-177

无名的道路

WUMING DE DAOLU

[日] 赤木明登 著 蕾克 译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陈 昱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任编辑 张抱朴

特约编辑 赵恭宏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622 号 (410016)

网 址 www.arts-press.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6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8142-3

定价: 59.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4981812-261

目录

- 1 前言
- 3 犬马难画
- 17 失去的感觉
- 33 世界的真实性
- 49 无形之物
- 63 我的消失点
- 77 不变与变化
- 91 返回森林
- 105 生活工艺周遭
- 121 茶与漆
- 135 为了祈祷
- 151 再会
- 163 再会之二

前言

接下来我要说的事，还没有名字。

它们早已开始，很多人早已有感知，但不知该如何命名。既然无名，那么或许该命名，又或许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的心因此左右摇摆着。如果我给它们起名，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懂了，我担心的是，在“懂”的那个瞬间，所有看不见却一直确实存在着的鲜活的东西会如烟云一样散去。所以，还是不要起名字了吧。

比如和器物有关的事情。我走上做物之路，可以说是偶然，同时也是必然，然后才逐渐理解。

下面，我想说很多关于器物的事，但我想表达的并非器物本身，而是围绕于器物内外的一些散漫想法。

大约 10 年前，我曾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做的漆器，皆非原创，这一点是我最自豪的。”结果换来了苛刻的眼神，虽然睨视我的人不多，却并非没有。比如一些自负为“工艺家”和“艺术家”的人。我没有争论，只是微笑，渐渐地，用苛刻眼神看我的人消失了。

我做的器物，形状基本都来自古物。那些古物出于种种因缘流转到我手上，我将它们复制了，做出成百上千上万的新碗。我渐渐觉得，也

许不是我在做碗，而是古碗拥有了自由意志，操纵着我的肉体，在自身繁殖。若真是如此，我欣然接受。

手中的碗虽然确实是我亲手制作，但其中不必有“我”。通过溯回到过去，我让自己消失了。小我消失后，碗就成为一个更大更深远的存在。如此做出来的器物，成为生活道具，侍奉于人们的生活，日日被使用，渐渐被磨损而去。经历磨损和丧失，它们成为了永恒。

构思创造出新技术技法的人更受尊重，在作品中张扬人性的艺术家更被关注，这是至今为止手工制作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在”不过是一段短小插曲。我认为，在传统的世界里，个人的作品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并不存在的“自我”，同时试图主张自我，想借此相信“自我”是存在的。这样太累，现今时代里，何不轻松一点。

这本书写的是 2007 年到 2011 年间发生在我身边的小事。

几年里世界发生了剧变。变化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而且是更根本的东西。夸张点说也许晦涩难懂，那就是人的活法、对如何生活的困惑等意识正在发生流动。走到死路上的政治和停滞不前的经济确实令人烦恼，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是朝好的方面发生的变化，正在日常的消失中崭露头角。现在，我从这些变化中看到了希望。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从今以后一直将漆做下去。最近很少一边听音乐一边干活了，广播也很少听，也不闲聊了。我闭口不言，但一直在对话，在和我内心的某样东西对话。我愿意通过对话，安静地降落到自己心底的最深处。

犬
马
难
画

松田正平居住的街道

2007年年末，离新年还有10天的时候，我像暂时从年末繁忙中逃离一般，搭乘飞机来到了山口县宇部机场。我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场作品展示会将在这里举行。小雨中，我看到和飞机跑道并列着的不是飞机，而是渔船。宇部机场是濑户内海边填海造出来的，毗邻一个小渔港。飞机降落时，我看到机场边缘紧挨市区，中间有一条水路相隔，视野尽头，巨大工厂的轮廓消散在一片朦胧细雨里。我从机场坐上出租车，路程之短，似乎一眨眼就到了目的地。

再没有哪里比如今地方城市的商店街更萧条寂寞了。说起商店街，人们回想起的是昭和时代古旧廊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喧嚣的好时光，而现在我看到的，是四处铁门紧闭、寂寥少人行的景象。在此当中，有一家看起来门可罗雀的画廊还开着。

走进新天町商店街入口时，我想这里也就不过如此了，但随即发现状况和想象中不太一样。自行车相会的瞬间，骑车的老爷子打起招呼来中气十足，商店街中段的鲜鱼店柜台前，提着购物篮子的主妇们忙着挑拣选择，看起来也生气勃勃。从大路拐入小巷，有家看不出是

否在营业的茶馆，比起现今流行的精致有情调的咖啡馆或咖啡连锁店，这种茶馆就像是时代大潮冲刷后的残留品，令人回想起旧日时光，不想竟被我找到了。这种寂寥其实还不错。隔着门窗窥看店内，我以为不会有顾客光顾，谁知里面坐满了人，似乎都是常客。原以为这里喝不到好咖啡，打算解渴休息片刻就转去画廊，没想到咖啡滋味真不错。

“明登啊，听说宇部有好吃的河豚，年末我们去一趟吧？宇部可是个好地方！”

被这一句话诱惑着，我专程从北陆能登飞到东京羽田，再转机飞来了宇部。拿河豚诱惑我的，是我的盟友，漆艺工匠福田敏雄。

商店街的外围有一家平价超市，我进去逛了一圈鱼柜，鱼的种类真不少，既有濑户内海的鲜鱼，也有来自日本海的，有些鱼和贝我从未见过，叫不出名字。嚯，这里卖的河豚既有新鲜的，也有切好的鱼片，可以直接下锅。宇部港前，广阔的周防滩从关门海峡一直延伸到日本海。

“看了这些，我都盼着赶快到晚上！”我说。

“哈哈，昨晚的比目鱼可好吃了！我吃得别提多舒坦了。”

福田比我早到一天，一提起前日吃到的鱼，他就忍不住炫耀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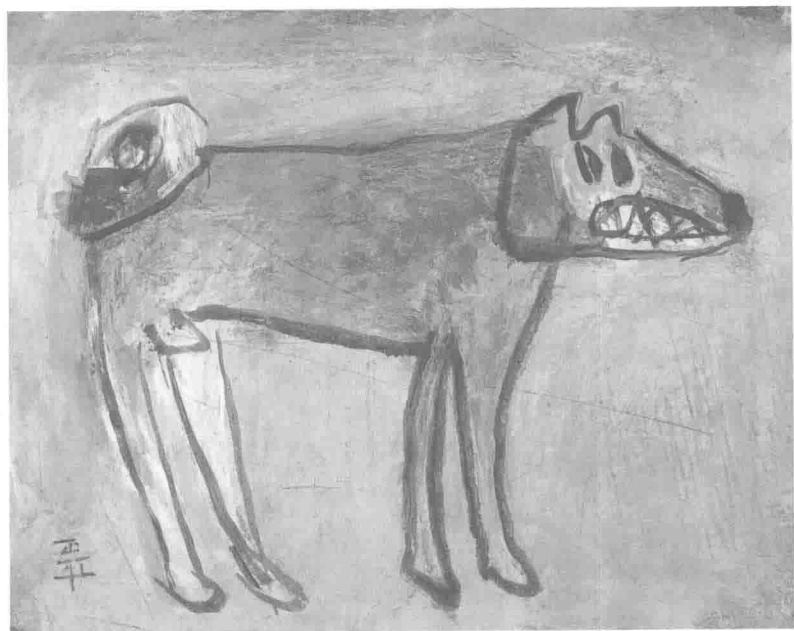
我和福田联手在福永画廊里举办作品展，画廊里已经摆好了我们两人的作品，各种漆碗、食盒等。不久迎来了第一组客人。

“啊，这位是赤木。”

福田在这里举办过几次展卖会，而我是第一次来，他把我介绍给熟客。客人看上去像是一对母女，简单地自我介绍说她们姓松田。福

松田正平《四国犬》

1979年 | 油彩、帆布 | 41.3厘米×53.5厘米



永画廊中央摆放着待客洽谈用的桌椅，桌上叠放着的是松田正平的书画集。

我完全没想起来，原来松田正平先生家就在这里。

据说，松田先生经常光脚穿着长靴，骑着自行车悠闲地来到商店街，和画廊主人福永先生下几盘围棋，又自在地离开。

风景中见风景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松田正平先生的画作，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也是在山口县，周南市。

那是一幅很大的油彩画，挂在“画廊绽景花”主人私宅的墙上，淡淡的蓝色和粉色色调描绘出风和日丽的濑户内海风景，笔触肌理之美，难以言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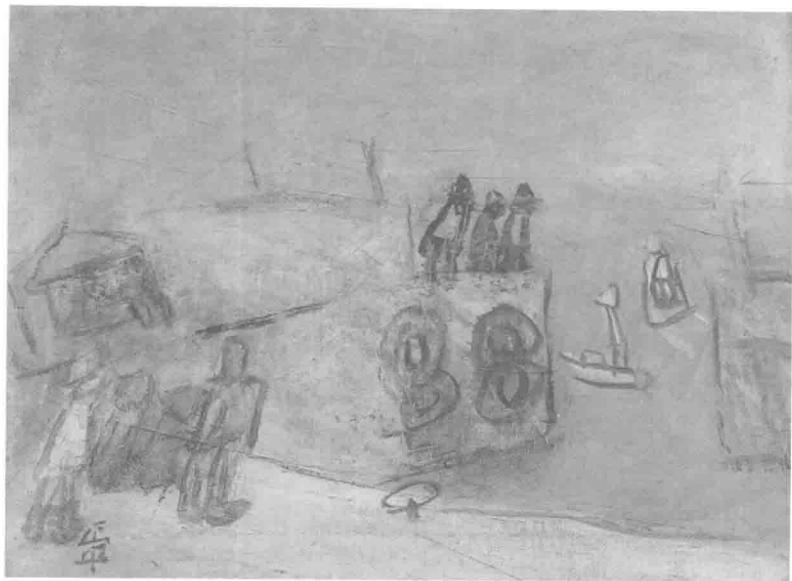
站在画前，我想起了我心中的大海，那是在故乡冈山县看到的濑户内海，没有风浪，一片宁静。在那样的海岸风景中，我看到了自己。我坐在岸边高崖上，任海风吹过面颊，久久地眺望大海，天气晴朗，让人身心爽快，只如此置身于海岸，心里便满溢着幸福感。我看着画，心中展开着一面大海，海边有另一个我。风景里的我心中充满着风景，慢慢地，我与海的界线消失了，究竟是人在风景里，还是大海在人心中，我也分辨不清了。松田先生的画便是有着如此的魅力。看到这幅画的那一刻，我身体里有一种感觉忽然苏醒了。

定居轮岛的第6年，
在结束了轮岛漆器学徒为期4年的上底漆活计，
又做了1年的无薪报恩工作后，
这一年春天，我出师独立了。
这6年里，我反复问自己，
究竟为什么来到轮岛，为什么选择漆艺？
说实话，当初来到轮岛，全凭一股直觉，
我心里并没有明确答案。
之后花了很长时间我才想清楚，
那就是，为了全心全意地做自己，做好自己，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许前后矛盾，
对我来说，做东西，
就是想尽方法让“自己”消失，
让被执念束缚的小我消失殆尽。
消除小我后，进入无心状态，
或者说，进入毫无人为造作之心的境界后，
美才会翩然而至。
有时我坐在微暗的房间里，从清晨开始默默工作，
一遍遍重复着单调工序，
黄昏将至时，猛然从工作中醒过神来，
会被一种幸福感压倒，几近落泪。
我想，这种工作如果能一直做下去，该有多好。

这是我在1994年第一次举办个人作品展时，写在宣传画页上的话。

松田正平《周防滩》

1982年 | 油彩、帆布 | 33.1厘米×45.8厘米



用自己的手，加工自然，做出器物。自己、自我、自身，无论用哪种称呼——这些在工作时消失不见的感觉，在看着松田先生的画时苏醒了。自那之后，每当我看到松田正平先生的画作，都有同样感受，心旷神怡。

在绘画的世界里，松田先生地位怎样，被如何评价，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是觉得，这样一位默默作画，进入无我境界的世外高人，竟同时充

满着市井人情味儿。对我这样的无名后辈来说，他是人生前辈，能和他活在同一个时代，我无比欣喜。正平先生就是我心中理想的手艺人，他的绘画生涯，和我憧憬的做物态度非常接近，令人倍感亲切。

上野不忍池沿岸的小街上，有一家卖黄杨木梳的店。

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火灾没有延烧到那一带，所以那里还残存着江户和明治时代的旧模样，到了夏天，牵牛花攀附缠绕，遍地开放。

昭和七年至八年间(1932—1933)，做黄杨木梳的老工匠对背着绘画工具箱的学生说了这么一番话：

“直到我干到现在这把年纪，才慢慢不再有顾客挑刺儿了。”

“我干这行已经50年了啦。”

当时我觉得，自己从学校毕业，花个四五年时间就能以画画谋生，老工匠说的只是手艺人世界里的话，和我无关，所以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如今回望自己在那之后的经历，真是一身冷汗不堪回首。50年早已过去，我依旧手艺不精，依旧在迷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

——《松田正平画文集·随风》

唉，松田先生太谦虚了，他早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不，应该说，他早已是一位好手艺人，好得很有味道。这也是我的人生目标，虽然现在距离尚远。看着松田先生的画，我常常鼓励自己：要再加把劲儿！

画师手握之物

在画廊里邂逅松田女士后，她听说我知道她爷爷，便邀我去做客。松田先生于 2004 年去世，享年 91 岁。先生的画室现已收拾过了，但起居室维持着原状。当然了，松田先生在世时我并未有缘拜会。

松田家是一所小而舒适的平房，屋前有一个宽敞庭院。平整的院落里，几棵叫不上名字的树等距而立，都是同一种树，既像是人工种植，也像是天然自生的。总之，小院不是常见的工整庭院，倒像随便圈了一块杂树林或荒地一般，看上去无精打采。从房间里看到的窗外风景是树枝和天空，枝上黄叶落尽。

松田先生在这里开设新画室是 1995 年的事。松田夫人想和儿子夫妇住一起，他为了圆夫人心愿，把家搬回了故乡宇部。

“尽管我们想保持原状，但地板不得不收拾。”松田母女笑着说。松田先生画室之凌乱是出了名的，不收拾就无处落脚。现在画室桌上、架上依然一片杂乱，就和我在照片上看过的一样。在一大堆说不好是什么的物件里，淹没着一尊元空木佛。蓦然间，我竟与佛对上了视线。画室

墙上挂着的塔帕树皮布还维持着原貌，布上的纹样我依稀在哪里见过。

“这里还有很多素描，您想看吗？”

“衷心想看！”我一边回答，一边想起了洲之内彻先生走访松田先生在千叶县鹤舞的旧工作室后留下的访谈记。

画室里素描堆得小山一般，我随意抽出来观看，看着看着入了迷，忘记了时间。打个比方来说，事物经过漫长岁月完成了使命，外形会变得亦枯槁亦圆满，松田先生这块电池，通过对这种境界的极其深刻的理解而充满了电，让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无数线条画面，乍看不拘形迹，实际上准确而深刻。

—— 洲之内彻《想看的风景》

确实就如上文，我也看得入了迷。素描里画的都是日常事物，庭院和路边绽放的花、蔬菜、濑户内海的鱼、家里养的狗、渔港、船只、大海，同一个意象反复出现。我被其中一张吸引住了，上面画着他的狗“小八”——松田先生喜欢日本狗，狗名字里都有数字，“小六”“小八”一代代按顺序排列，小八是他在上世纪70年代养过的四国犬。画中背景一片薄蓝，小八的脸和伸得笔直的前腿撑满画面，色彩是淡淡的水彩黄色，一条浅淡紫色线条勾出身体轮廓，一笔尽显悠然。

我有时候也想一口气掌握所有技巧，但最终发现，绘画还是线条最重要。能画出准确的线条就已经相当不得了了。

——《松田正平画文集·随风》